

彼得兔故事集·双语有声纪念版(全24篇)

The Complete Tales of Peter Rabbit
(24 Stories & Audio Special Edition)



双语有声
童话经典

小猪罗宾逊的故事

The Tale of Little Pig Robinson

[英] 比阿特丽克斯·波特 著/绘

朱宾忠 陈慧荣 译

刘彦 朗读



刘彦

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(CRI)轻松调频全能型资深主持人, 名牌栏目有《The World According to Words》《Round Table圆桌议事》《英语E分钟》等。中国播音主持“金话筒”作品奖和“中国新闻奖”得主, 曾担纲国庆六十周年阅兵仪式、上海世博会、北京国际电影节等英语大型直播的主持人和同声传译。出版多部畅销作品。

含中/英两册
内附双语朗读光盘
亦可扫码倾听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彼得兔故事集·双语有声纪念版(全24篇)

小猪罗宾逊的故事

[英] 比阿特丽克斯·波特 著/绘

朱宾忠 陈慧荣 译

刘彦 朗读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

目录



第一章 / 001

第二章 / 009

第三章 / 017

第四章 / 025



第五章 / 033

第六章 / 041

第七章 / 051

第八章 / 061

译后记 / 065



第一章



苏珊

小时候，我经常去海边度假。我们会住在一个小镇上，那儿有一个海港，有渔船和渔民。他们乘帆船出海，用渔网捕捞鲱鱼。返航时，有的船捕到的鱼很少，有的船则收获很多，多得无法全部都卸载在码头上，人们只好在退潮时赶着马车到浅水处，从满载的船上卸货。鱼从船的一侧被铲出来，倒进大车里，送到火车站。车站上有一辆运鱼的专列在等着。

渔船满载而归时，人们激动不已，兴高采烈，镇上一半儿的人都跑到码头上，连猫儿都去。

有一只名叫苏珊的白猫，从不错过去迎接渔船返航。她属于一位老渔婆，老渔婆名叫贝琪，她丈夫名叫山姆。贝琪患有风湿，她没有孩子，只有苏珊和五只母鸡。贝琪

总是坐在火边。她背痛，给炉子添煤或者搅动汤罐时，就叫“哎哟！哎哟！”苏珊坐在贝琪对面，为她感到难过，她真希望自己会添煤，会搅动汤罐。山姆出去捕鱼时，她们整天坐着，喝杯茶，外加一些牛奶。



“苏珊，”贝琪说，“我几乎站不起来。你去前门望望，看看主人的船回来没有。”

苏珊走出去，再走回来，到花园去过三四次，最后，将近傍晚时分，终于看到捕鱼船队的风帆，从海上回来了。

“去港口，问主人要6条鲑鱼，我要用它们做晚餐。拿上我的篮子，苏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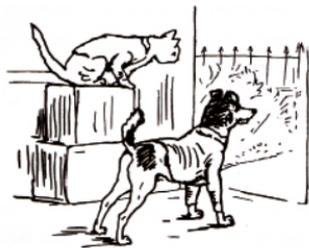
苏珊提上篮子，还戴上贝琪的帽子，围上她自己的格子花呢小披肩。我看见她匆匆走向港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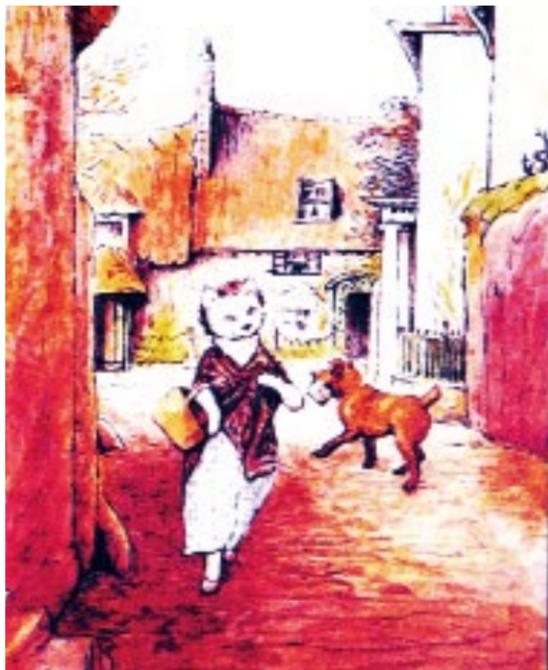


别的猫也纷纷从各自的小屋出来，沿着通往海滨的陡峭街道跑去。街上还有鸭子。我记得它们是些最奇特的鸭子，它们的冠毛看上去就像苏格兰便帽。大家——几乎每个人——都赶着去迎接归来的船只。我只遇到一个人，一只名叫“短尾巴”的狗，朝相反的方向走去。他嘴里叼着一个纸包。

有些狗不喜欢吃鱼。短尾巴刚才到肉店去买了羊排，这是为自己，也为鲍勃、珀西和露丝小姐买的。短尾巴是一只身材高大、面色严肃、行为端正的棕毛犬，因为尾巴短，名字就叫短尾巴。短尾巴以前的主人是一个非常富有的老绅士。老先生死后，给他留了钱，每周 10 先令，供养他直到老死为止。这就是为什么短尾巴与鲍勃、珀西猫一起住在一所漂亮的小房子里的原因。

苏珊提着篮子，在布罗德街的拐角处遇见了短尾巴。苏珊行了一个屈膝礼。她本来是要停下来问候一声珀西的，因为急于赶路，要去迎接归来的渔船，就没有停下脚步。珀西是个瘸子，他的脚曾被牛奶车的轮子碾过，被轧坏了。





短尾巴用眼角瞥了一眼苏珊，摇了摇尾巴，但没停下脚步。他不能鞠躬，也不能开口说“下午好”，担心这样一来羊肉会掉下来。他离开布罗德街，拐入他所居住的伍德拜因巷，推开前门，进入房中，不见了。很快，飘出了做饭的香味。我毫不怀疑，短尾巴、鲍勃和露丝小姐很是享受那顿羊排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找不到珀西。他已经悄悄从窗户溜出去，去迎接归来的渔船了，就像镇上所有其他的猫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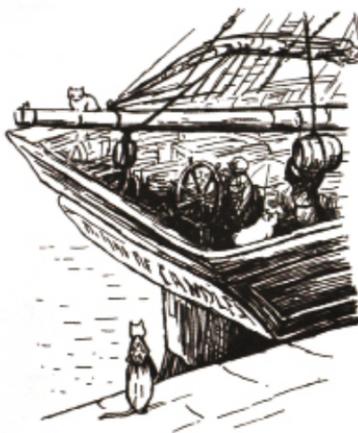


苏珊沿着布罗德街道匆匆赶路，她取了一条到港口的捷径，从陡峭的台阶走下去。鸭子们明智地选了另一条路，绕道去海边。对于任何步履不如猫那么稳健的人来说，台阶实在太陡峭，太滑溜了。苏珊又快又轻松地走了下去。台阶总共有 43 级，在房子高耸的后墙间穿过，路面湿滑，光线暗淡。

从下面飘来缆绳和沥青的气味，传来响亮嘈杂的声音。台阶的底下是码头，或者叫作登陆处，旁边是内港。

潮退了，水干了，船都歇在泥地上。码头旁边停泊着几艘大船，其他的船都停靠在防波堤内。

在台阶附近，有两艘运煤船正在卸煤，一艘来自桑德兰，名叫玛杰里·达维；另一艘来自卡迪夫，名叫珍妮·琼斯。男人们推着装满了煤的手推车，在木板桥上飞奔；起重机挖了一斗一斗的煤往岸上倒，煤倒出的时候，发出巨大的碰击和嘎吱声。



在码头稍远处，一艘名叫“一磅蜡烛”的混装船正在

装货。大包、大桶、包装箱、酒桶，各色货物，都装进了船舱。水手和工人叫喊着，铁链吱吱嘎嘎，锵然有声。苏珊等待着机会，从喧闹的人群中溜过去。她看见一个酒桶吊在空中，一路起伏摇摆着，从码头吊到“一磅蜡烛”的甲板上。缆索旁坐着一只黄猫，也在看着那只桶。

绳子从滑轮里穿过，酒桶起起伏伏地落到了甲板上，一个水手正等着它。下面的水手喊道：“当心！当心碰头，年轻的先生！站到一旁去！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一只粉红色的小猪哼了一声，很快从“一磅蜡烛”的甲板上跑开了。

缆索处的黄猫看着粉红色小猪，看着苏珊，眨着眼睛。

苏珊看到船上有一只猪，吃了一惊。但她正有事情要忙，她沿着码头从煤炭和起重机间穿过，从推着手推车的男人们中间穿过，在嘈杂的噪声和各种气味中前进。她路过鲜鱼拍卖处，经过装鱼的箱子、鲜鱼分拣机和腌鱼的大桶。一些妇女正往桶里放鲱鱼和盐。

海鸥在俯冲和尖叫。成百上千的鱼箱子和成吨的鲜鱼正被装进小火轮的船舱中。苏珊很高兴远离了人群，沿着—列短—些的台阶走到外港处的海边。不久鸭子们也来了，它们摇晃着身子，嘎嘎叫着。老山姆的船，名叫“贝琪·蒂明斯”，是鲱鱼船队的最后一艘，装得满满的，从防波堤



那儿绕过来，进了港，扁平的船头插进鹅卵石之间。

山姆捕到了很多鱼，兴高采烈。他跟助手以及两个少年开始把鱼往推车里装，因为潮水太浅，船无法浮起来开到码头上。船里满满的都是鲑鱼。

但是不管好运坏运，山姆总会捧起几条鱼丢给苏珊。

“来，这是给两个老太婆的，还有我晚上的一顿热饭。苏珊，接住！跟你明说，这条破鱼是给你吃的，其他的带回去给贝琪。”

鸭子们在水中游来游去，大口抢食；海鸥们在尖叫和俯冲。苏珊提着一篮子鲑鱼爬上台阶，从后街回家去。

老贝琪煎了鱼，自己和苏珊吃两条，给山姆留两条，等他回来时当晚餐吃。然后她抱着一个热水瓶上床去睡觉，水瓶包在法兰绒的衬裙里，热水瓶对她的风湿病有好处。

山姆吃了晚饭，坐在火边抽烟斗，然后上床去睡觉。但是苏珊在火边坐了很长时间，陷入沉思。她想到了很多事情——鱼、鸭子、跛脚的珀西、吃羊排的狗、船上的黄猫，还有那只猪。苏珊觉得，在一艘名叫“一磅蜡烛”的船上看到一只猪，真是很奇怪。老鼠从碗柜的门下探出头来。灰烬齐齐落下来，掉在炉膛里。苏珊睡着了，轻轻地打着呼噜，梦见鱼和猪。她不懂船上怎么会有一只猪呢。但这只猪的一切，我都知道！



第二章



罗宾逊

你们还记得那首唱猫头鹰、猫咪和他们漂亮的豆绿色小船的歌儿吗？歌里说他们如何带着一些蜂蜜，一大笔钱，用5镑面值的钞票包着。然后：

“他们扬帆出海，走了一年又一天，
来到一个国度，那里长着宝树。
一片森林里面，站着一只小猪，
他有一只鼻环，戴在他的鼻尖，
他有一只鼻环，戴在他的鼻尖。”

现在，我要跟你们讲那只猪的故事，讲他为什么住在生长着宝树的地方。

小时候，这只猪跟他的姨妈们，多卡丝小姐和波卡丝小姐，一起住在德文郡的一个名叫伯克姆的农场里。他们舒适的茅草屋在一个果园里，果园位于德文郡一个陡峭的红巷子尽头。



那里的土壤是红色的，草是绿色的。在远处，在他们下方，可以看到红色的峭壁，和一片蔚蓝色的大海。鼓着白色风帆的船在大海上航行，驶向斯黛茅斯港。

我常常说，德文郡的农场有很奇怪的名字。如果你见过伯克姆农场，你就会认为住在那里的人也很奇怪！多卡丝姨妈是一头壮实的斑点猪，以养鸡为业。波卡丝姨妈是一头爱笑的大个子黑猪，靠洗衣谋生。在这个故事里，我们不会听到她们多少事情。她们过着富足而平淡无奇的生活，最后的结果是做了熏肉。但是，对于猪而言，她们的侄子罗宾逊却有着最为奇特的冒险经历。



小猪罗宾逊是一个可爱的小家伙，白皮肤略带粉红，小小的蓝眼睛，胖脸颊，双下巴，翘鼻头，鼻子上戴着一个纯银的鼻环。罗宾逊要是闭上一只眼睛，斜着眼睛看，自己可以看见那个鼻环。

他总是心满意足，快快乐乐的。他整天满农场跑着，自哼自唱着一些小曲儿，嘴里嘟哝着“好，好，好！”他离开她们之后，姨妈们都很想念那些小曲儿。

当有人对他说话时，他回答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！”一边说“好，好，好！”一边眯起一只眼，侧着脑袋听。

罗宾逊的姨妈们养活他，宠爱他，使唤他，让他忙个不停。

“罗宾逊！罗宾逊！”多卡丝姨妈喊：“快来！我听到一只母鸡在咯咯叫。去把鸡蛋捡来，不要现在打破哦！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罗宾逊答应道，样子就像一个法国小少年。

“罗宾逊！罗宾逊！我掉了一个衣服挂钩，来帮我捡起来！”波卡丝姨妈在晾衣服的绿地上喊道（她太胖，无法弯腰捡起任何东西）。

“好，好，好！”罗宾逊答应道。

两位姨妈都非常壮实。斯黛茅斯附近篱笆两侧的阶梯都很窄。伯克姆农场的小径穿过许多田地，有行人在矮小的绿草和雏菊之间踏出红色的便道来。凡有便道从一片田地穿到另一片田地的地方，便一定有一个翻篱笆用的爬梯。

“不是我太胖，是爬梯太单薄。”多卡丝姨妈对波卡丝姨妈说，“要是我待在家里，你能设法从爬梯上挤过去么？”

“我不能。这两年都不能。”波卡丝姨妈答道，“真恼火，那个送货人真让人恼火，怎么就在赶集日的头一天翻了驴车呢！鸡蛋卖两先令两便士一打哦！要是不从田间穿过去，而是绕道走过去，你觉得有多远？”

“单程四英里，”波卡丝姨妈叹了一口气，“我只剩最后一点肥皂了。我们怎么购物呢？驴子说大车要一个星期才能修好。”

“假如你不吃饭，能不能从爬梯上挤过去？”

“不，我不能，我会被死死卡住，你也会的。”波卡丝姨妈说。

“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可以冒险——”多卡丝姨妈提议说。

